

中国当代官场小说精选

金鼎兽

陈宗辉的故事 买官
腐败分子潘长水
败节草 六神有主……

漓江出版社

金鼎兽

——当代官场小说精选

漓江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玉书

封面设计:丽艺制作

金 鼎 兽
——当代官场小说精选

漓江出版社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541002)

新华书店发行

梧州市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26 字数:640 千字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5407-3651-8/I·1689

定价:29.80 元

目 录

目 录

败节草·····	李佩甫 (1)
搬家·····	常弼宇 (67)
腐败分子潘长水·····	李 唯(122)
下车伊始·····	萧 平(172)
浪漫挣扎·····	刘醒龙(195)
买官·····	田东照(237)
无根令·····	阿 宁(299)
八千万·····	于 卓(349)
人间话语·····	正 昌(397)
选举·····	毕四海(442)
小县出清官·····	梁存喜(494)
六神有主·····	彭瑞高(517)
秋天备忘录·····	彭瑞高(567)
变奏·····	祁 智(615)
缝隙·····	祁 智(658)
陈宗辉的故事·····	祁 智(702)
夏秋冬·····	王跃文(706)

败节草

李佩甫

儿时，他的记忆是从一株草开始的。

那时候，他没有正经名字。

只知道：爷叫捆，爹叫绳，他叫辫儿。都是咙喉喊出来的。

记得，娘上地时常把他捆在一根绳子上，一头拴在娘身上，一头拴在他身的，娘在前边割豆子，他在后边的豆地里爬，活活一个土孩子。娘割得太远时也会把绳子解开，让他带着一根绳子爬，绳长，也落不太远，不会出事的，他就这么爬着爬着站起来了。他走路并不是人教的，而是在田埂上摔出来的。他在田野里爬来爬去，爬着爬着就站起来，尔后他栽倒在高粱地里，就摔在一株小草的跟前。他趴在那里，像气肚儿蛤蟆似的，很久很久站不起来。眼前晃着那么一株小草，整整一个上午，他就一直趴在那里望那株草。那草曾给他打下了强烈的记忆，以至于成人之后，他仍然记得那株小草的状态；。那是一株很瘦很弱、细线一样的小草，秆是青色的，微微泛一点灰，泛一点点白，草节上还有一些麻麻淡淡的黑点，让人看了心寒。他说不出为什么害怕，可他就是怕，那么弱的一株小草，他怕。后来，也是到了后来，他慢慢地伸出小手，抓了那草。当他把草抓在手里时，他发现那草已经散了，草是自动散的，草散成了一节一节的，他抓在手里的只是一些碎了的小节节……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散呢？这个疑问也许只是一个讯号，一个存留在小小脑海里的讯号，完整在一刹那间分解了，脑海里却存活了一个疑

问。一直到很久,大些了,当他成为一个割草孩子的时候,他才知道那叫“败节草”。这时候“败节草”成了他生命中的第一个记忆信号,他就这样记住了“败节草”。

然而,记忆是延伸的,与“败节草”有关的是一段声音,如果没有这个声音,他也不会刻是如此深刻。那其实是一个字。

就在那片高粱地里,他还拾到了一个字,他听见有人说:“脱!”

那个字像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带一种不容置疑的果决,很突兀。那个字很干,很硬,是哑声迸出来的,那像是夹板一样,一下子夹住了什么,夹出了一片橘红色的恐怖。那个字还用出了一股簌簌的声响,一股甜腻腻臭腥腥的气味……“脱”很生动,就这么“咚”一下打在了他的耳膜上!尔后他的记忆曾不断地对这个字进行修饰,一次又一次地增补删改。在以后的很多日子里,他曾无数次地重复过这个“脱”字,他曾经一个人偷偷地躲在麦秸垛里默念“脱”、脱脱脱……“脱!”那个字太生动了,他念了就笑,念出了很多愉悦,也念出了五光十色的润味,于是就有了“白亮亮”的感觉。这个字跟“白亮亮”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联系出了更多的内涵。在时间中,“白亮亮”有了无限的扩展,直至定位。于是在一片青色的高粱地时他看到了麻子五爷和幺婶。这是记忆的重复,还是那么一个“脱”字……这个“脱”字终于跟“白亮亮”勾在了一起。

就这样,“脱”字成了他儿时的第一个玩具。他是在心里玩的。

“二脱”和“一脱”是有差别的。一脱仅仅是一个字,是嘎巴脆;二脱却是一组字,是阴阳声,在那片青色的高粱地里,高粱叶子哗啦哗啦响着,那些字就像是炸豆一样一个个迸落在他的头上。

“脱。”

“……桂生……”

“草。”

“红叶他侈……”

“草。”

“红叶他爹……”

“草！”

“……”

这些字是需要时光来翻译的。他看到的是情景，在情景中麻子五爷肩上搭着一件土色的汗褂，光脊梁站在那里，歪着一张汗浸浸的麻脸；么婶身上背着一捆草，头上蒙着蓝花格格头巾，头深深勾下去，尔后是草捆慢慢地坠落在了地上。接着，么婶蓦地摘下蒙在头上的蓝花格可靠头巾，只见她半弯着腰，一双手“唰、唰、唰、唰……”眨眼之间，在四周的高粱棵上刷出一抱叶子来，随手铺在了地上，接着，她一件件地脱去身上的衣服，赤条条地躺在了高粱叶子上，夕阳照着一片白亮亮的沉默……

后来，在时光中，经过一次次的琢磨，一次又一次的把玩，他隐隐约约地明白了那组字的含意。他先是在语气上感觉到了“脱”字的深刻。他觉得那不是个字，那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为什么说脱就脱呢？为什么别的人就不能让么婶脱呢？在村街上，他亲眼看见么婶把一碗饭泼在了石碾身上，因为石碾趁她不备，在她屁股上轻轻拍了一下。石碾那样壮，可石碾还是吓跑了……当然，等他认了一些字之后，他首先懂的就是这个“脱”字，他认为“脱”的真实含义就是脱了衣服用肉体说话。很生动啊！接下来，他又逐渐明白了那组字的外延，在特定的环境里，他在那组字里品出了对抗的意味，“脱”是命令，“桂生”是抗拒，那抗拒是一步一步的。他在第一个“草”字里品出了低贱，在第二个“草”字里品出了不屑，在第三个“草”字里品出了带有威胁成分的鄙夷。他曾经有很长一段不明白“红叶他爹……”是什么意思，不明白“红叶他爹……”跟这件事的关系。慢慢，慢慢，他才品出了对抗的剧烈，在那片高粱地里，这是么婶最为强烈的一次反抗！桂生是么婶的男人，而对应却是“草”；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么婶抬出了“红叶他爹”，红叶肯定是一个女娃，却有这么一个好听的官名：红叶。红叶是谁？而红叶她

爹又是谁呢？这是一个语码，是一个暗号，分解后他得出结论，这不是大李庄人……可是，她的力量仍不能抗拒麻子五爷，她的对应还是一个“草”字，看上去虽简简单单，可么婶无奈了，她再强调了“红叶他爹”……而麻子五爷最后喊出的那个“草！”字的含义极为丰富，那里边包含着在平原上可以傲视一切的东西……可那又是为什么呢？

在一个时期里，他看见么婶的三个儿子在茁壮成长。么婶的三个儿子大国二国三国全都长得虎头虎脑的，一个比一个壮实；而那时候他却像麻秆一样瘦小，他的腕也小，他只是个小木瓯，他饿。

在桂街里，么婶的三国曾气势势地对他说：“辫儿，你过来。”可是，待他一走过去，小小的三国一下子就把他推倒了，摔他一个满脸花！

他反抗过，他曾经把么婶家的三国引到一块埋了草疾棘的地里，尔后把他一下子推倒，让三国滚了一身草疾棘……可是，大国、二国、三国一齐来了，他们把他按倒在地上，差一点就把他卡死了……大国说：“让他喊爷！”他不喊，他实在是不想喊。二国说：“不喊让他吃屁！”于是，三个国一个个褪下裤子来，坐在他的脸上一人放了一个响屁！屁很臭，一股子红薯味。他哭了。

后来，他把这次反抗的失败归结于红薯。这是关于屁的总结，从三个国放出的屁里，他闻到了足量的红薯味，那就是说，么婶家的红薯多！三个国有足够的红薯可以吃，而他，却从没吃过一块完整的红薯。

时间仅仅过了三年，在这三年里，他看到么婶一次次地上地割草。而割草的么婶却一交次地躺倒在田野里，像收节草一样分解开来，让麻子五爷用肉体说话……麻子五爷嘴里喊出的那个“脱”字已经失去了那旧有的霸气，而变成了一种浊力的絮语。那字后边也常加上一个“吧”，那“吧”肉肉的，带一股黏黏糊糊的气味。每到最后，麻子五爷总要捏着一个地方，说：凉粉豆。

败节草

什么是凉粉豆呢？

当麻子五爷又一次说“凉粉豆”之后，就再不见幺婶上地割草了……

突然有一天，他看见麻子像死灰一样蹲在桂街的一个墙角处，他像是眨眼之间老了。他蹲在那里，手里哆哆嗦嗦地捧着一只老碗，正在“吱吱喽喽”地喝面条，这时候幺婶走了过来。幺婶挺身从麻子五爷身边走过，就在她将要走过去的时候，她却突然勾下头，“啞！”一下，朝麻子五爷碗里吐了一口唾沫，而五爷连头也没有抬，他只是缓慢地动着筷子，木然地望着那口吐在碗里的唾沫。久久，他像是终也舍不了那碗面条，竟然把那带有唾沫的面条吃下去了……

在那一刻，他简直是目瞪口呆！

于是，在他很小的时候，他就凭着那一株草和一个字的启示，在无意间接近了平原的精髓。

二

辫儿到了八岁才算有官名，那官名是一位当过私塾先生的小学老师起的，先是唤做李金斗，后又改成了李金魁。

关于这个官名，他们全家曾有过一次认真的讨论。

日光晃晃的，捆坐在门坎上眯细着眼儿，一边捉虱一边摇着头说：“怕是太贵了吧？草木之人，只怕压不住。”

绳是站着的，绳说：“人家没收钱。”

捆说：“驴性！我说钱了么？我是说这名儿贵气了。”

绳说：“那，弄具石碾压压？”

捆气了，说：“……你下地去吧！下地去！……”接着，他看了儿媳妇一眼，说：“我看，还是叫狗蛋吧，名贱人不贱。”

女人正在纳鞋底子，女人说：“娃大了，狗蛋不好听，别叫狗

蛋。”

捆说：“还是叫狗蛋吧。”

女人很坚决地说：“不叫狗蛋。”

这家一向是女人说了算的。捆就说：“去吧，绳，再跑一趟，去领教领教。”

于是，绳颠颠地又去找了老师，尔后拎着一张纸回来了，说：“老师说，就加个鬼吧。”

捆有点疑惑地说：“加个鬼？”

绳瓮声瓮气地说：“老师说的，加个鬼。”

捆说：“我看看。”说着，就把那张纸拎过来，拿在手里，颠来倒去地看了好几遍，说：“那‘斗’还在呢。加个鬼就镇住了？”

绳说：“人家说能镇住。”

于是就叫了李金魁。往下讨论的就是大事了。捆说：“我看，就让金魁跟他舅去学木匠吧，好弄是门手艺。”

女人说：“太小了吧？”

捆说：“起根学是门里滚，大了就失灵气了。”

捆说：“成一个张瓦刀也就十年的光景。”

捆又说：“成一个张瓦刀就可以坐酒席了，净吃好菜。”

女人也没再说什么。女人只说：“虽说是他舅，也得封刀礼吧？”

捆说：“那是。礼不能缺，至少得封刀肉。”

女人说：“一刀血脖也得五块钱，也别说后腿了……”

家里没钱，连五块钱也拿不出来。捆就说：“这事我办了，我去办。”说着，就把手里的旱烟一拧，半弓着腰很大气地走出去了。

那时候，刚有了官名的李金魁正在地里捉蚂蚱。捉了蚂蚱可以用火烧着吃，很香。李金魁满地扑蚂蚱，捉一只，就用毛毛穗草串起来，已串了两串了……这时才听见有人叫他：“辫儿，辫儿。”他抬起头，看见爷一颠一颠地走过来，对他说：“娃子，你有了大号了，

记住，你叫个李金魁。”

李金魁说：“爷，我有名了？”

捆说：“有名了，俩鸡蛋换的。这名儿不赖吧？好好记着，你叫李金魁。”

听了这话，不知怎的，他的腰就有些直，一个小人硬硬地站着，说：“知道了，我叫李金魁。”

于是，捆说：“走，跟我进城去。”

李金魁从没进过城，眼一亮，说：“爷，你真带我去？”

捆说：“真带你去。”

李金魁说：“是去我表姑奶家吧？”

捆说：“城里人规矩大，去了也别动人家东西。”

李金魁说：“我不动。”

到了城边，李金魁突然伸手一指，万分惊奇地说：爷，爷，你看那是啥？那是啥？！……只见“鸣”的一声巨响，两条亮亮的铁轨上，游动着一间间绿色的小房子，眨眼之间，小绿房子一扭一扭地游走了……

捆说：“火车，那是火车。”

李金魁呆呆地说：“还会叫呢……”

到了城里，路就宽了，很宽，爷说，那是油路。油路两旁还立着一根根的高杆，杆子用线连着，每根杆子都伸出一个草帽样的东西，看上去很光滑。爷说，那叫电灯，不喝油，喝电，电在线里裹着……城里楼很多，也很高，多是两层，也有三层五层的，人上去是一坎台一坎台走的……商店里摆满了一管一管的东西，爷得意地说，那是牙膏，城里人刷牙用的，所以城里人牙白。还糖果点心，好像卖啥的都有；商店里的人都戴着蓝袖子，女人一个个都白……爷说，别看，你可别看，那东西勾人。李金魁的眼不够用了，迟迟地走，人傻了一样，像是满地在找眼珠子……

后来爷带着他七拐八拐来到了表姑奶家。表姑奶家住的是红

瓦房，一排一排的，表姑奶家住在第三排。进门后，表姑奶就说了两句话，一句是：“来了？坐吧。”爷嘿嘿地笑着，说：“娃子要进城看看，我就带他来了，让他看看他姑奶家阔不阔……”停了一会儿，表姑奶又说：“这是谁跟前的孩子？”爷说：“绳家的。也不会说个话。”表姑奶轻轻地嗯了一声，就再也不说什么了。尔后是一片沉默很久很久地沉默，那沉默像锁一样，一下子把爷的嘴锁住了。爷就干干地笑着，可他笑着笑着就笑不下去了，一个人也不能总笑呀？他在那儿坐着，手就像没地儿放似的，一会儿放在胸前，一会儿把他的旱烟杆拿在手时烟锅一直在烟布袋里挖着，挖着……”城里的表姑奶就那么高高在上地坐着，穿着很好的衣服，板着一张干干的柿饼脸，一句话也不说。有很长时间，李金魁望着爷，他发现爷就要哭了，爷的脸非常难看，爷脸上的血丝一条一条胀了出来，像是陡然间爬满了蚯蚓……一直到很久之后，李金魁每每想到他第一次去表姑奶家的情景，就深刻地体味到了两个字的含意，那就是“尴尬”。“尴尬”二字是他先有了体验，才有了认识的。那是一种叫人死不得又活不得的一种滋味。坐得太久了，坐得人都有些发木了，那可沉默却一直没有打破。这时，李金魁把小手伸进了裤腰，他是想抓痒的。可他的手刚一贴进裤腰处，立时就感觉到了什么，在那一刹那间，他脑海里轰了一下，那也许是他生命中的第一次顿悟，立时有了醍醐灌顶之感！他慢慢、慢慢地从裤腰里掏出了小手，小手里高擎着那两串蚂蚱……他举着那两串蚂蚱，由于紧张用略显嗑巴的童音说：“姑、姑奶，也、没啥拿。”立时，表姑奶那高扬着的头垂下来了，她吃惊地望着这个乡下小人儿，望着那一双黑黑的小眼睛；接着，她又望了望那两串串在毛草上的蚂蚱，大张着嘴，好久说不出话来……这时，只见里屋跑出一个年龄跟他差不多大小、花蝴蝶一般的女孩，女孩一脸欣喜地跳出来，顿着脚高声说：“我要！我要……”顿时，表姑奶笑了。表姑奶的脸像松紧带一样弹回了一抹笑意，也弹出了一抹慈祥，她笑着说：“这孩子，你看这孩子……好，

好。拿着吧。”爷的脸也松下来了，他讪讪地笑着，说：“你看，也没啥可拿的……”表姑奶淡淡地说：“来就来了，还拿啥？”接着又说：“这孩子怪机灵的，叫啥名呀？”爷慌忙说：“小名叫个辫儿，大名叫李金魁。”表姑奶看了他一眼，说：“这名儿好哇。”爷说：“胡起的，草木之人，就是个口哨。”表姑奶摆了摆手，说：“孩子，你过来。”爷赶忙推他一把，说：“去吧，见见你姑奶。”李金魁慢慢走上前去，站在那城里老太太的跟前。表姑奶把手伸进兜里，从兜里掏出三块钱来，放在了他的小手时说：“拿去吧。”李金魁勾着头一声不吭，就那么站着。爷又赶忙说：“还不谢谢姑奶……”

出了门，李金魁默默地掉了两滴眼泪。

在回去的路上，爷默默的，他也默默的，谁也不说话。那仿佛不是人在走，是城市的待道在走，街面在眼前一闪一闪的，可他什么也看不见……那两串蚂蚱一直在他的眼前晃着，而爷常挂在嘴上的“城里的表姑奶”却在他的眼前忽然倒下了，两串蚂蚱成了“城里表姑奶”的“祭品”。小小的两串蚂蚱成活了一个思想，那味道是许多个日日夜夜之后才咂摸出来的。

当爷俩路过一个集市的时候，爷才开始活泛了。他停住步子，突然小心翼翼地：“金魁，爷喝二两吧？”小人儿停下来，诧异地望着爷，他发现爷脸上竟有了一丝巴结的意味。爷说：“要不，一两也行？”俗话说麦熟一晌，人的成熟也是在一瞬间完成的。李金魁从兜里掏出钱来，默默地递给了爷。爷接过钱，拿在眼前看了，讪讪地说：“我只喝二两。”于是，爷俩在街边的小摊坐下来，爷要了二两散酒，一小碟花生，“吱、吱”地喝着，爷的脸红了一小块，那红像补丁一样。爷说：“酒是人的胆呢。”尔后又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说：“要盘煎包吧，我的孙子还没吃过水煎包呢。”说着，他站起身，要了两盘水煎包，一盘放在了自己跟前，一盘放在了李金魁的跟前，他先伸出三个指头捏了一个塞进嘴里，嚼了，又咂了咂指头上沾的油，街咽下去后才说：“吃吧，香着哩。”煎包太香，不顶吃，这么

三下五除二地就吃完了。爷看了看他，他看了看爷，爷又说：“罢了，一不做二不休，既吃就吃好吃它，我孙子还没喝过肉胡辣汤呢。”说完，他站起身，又一人盛了一碗胡辣汤……仍是爷先嘬了一口，问：“尝尝，辣不辣？”他赶忙也尝一口说：“辣。”尔后，爷小声吩咐说：“金魁，回去可别给你娘说。”

可是，一回到家，爷就像变了个人似的，进门就一蹶一蹶地嚷嚷道：“他姑奶亲着哪，这回可让咱金魁见世面了！……”娘问，吃饭了么？爷就说：“哪能不吃饭？不让走啊，他姑奶死拉活拉，就是不让走。看看，都看看，吃一嘴油！”爷进屋后就像个小磨似的，转着身子吹嘘道：“闻闻，都闻闻。叫咱娃说吧，叫娃自己说，他姑奶亲着呢！……”

爷仅喝了二两酒，却又一次生动地叙说着城里的见闻，滔滔不绝地讲述“他表姑奶”家的“神话”……这可以说是他们家的保留节目了，爷百说不厌。可是，当爷说出一嘴白沫子的时候，却见孙子独自一人在院子里站着。娘探头朝外看了说：“这娃咋啦？”爷说：“轻易不进回城，他姑奶亲，怕是受不住了……临走时还塞给他两块钱呢。快拿来让你娘看看。”

可是，李金魁就是不进去。他站在空空荡荡的院子里像个小木桩似的立着，一句话也不说。后来爷出来了，爹出来了，娘也出来了，三个转着圈问他，问他是怎么了？可李金魁仍然一声不吭地在院子里站着，两眼呆呆地望着天空，人就像傻了一样……爷摸了摸他的手，说：“不烧啊？”

最后，他慢慢地嘘了一口气，还是说话了。他说了一句让三个大人都莫名其妙的话。他站在院子里，望着眼前的茅屋，说：“窗户太小了。”

三

只有两块钱。

也正是那两块钱改变了李金魁的命运。

两块钱不够封一刀礼，所以，李金魁最终也没有成为“李瓦刀”。然而，就是这两块钱加上六个鸡蛋，使李金魁成了大李庄小学的一名学生。

那时上学便宜，学费才一块六毛钱，书费五毛，加起来一共两块一，还是不够，爷去代销点里卖了六个鸡蛋，三个鸡蛋一毛，算是交上了书费；剩下的三个鸡蛋，爷死缠活缠的，跟代销点的洪昌费了半天嘴，才换了五支铅笔和一块橡皮，橡皮是饶头。洪昌不了，洪昌骂道：“舅？俺舅，你又来了？把帐清了吧。你欠的帐还没清”爷说：“鳖儿，不救你你死牛肚里了！……这是这，那是那，两码子事。”爷又说：“饶一块吧，饶一块。”洪昌板着脸说：“你今天赊一两，明儿赊一两，一两一两可都在帐上记着呢……”说着，他又骂起来：“嗑爬子嗑出个臭虫，你算个啥球仁！也敢来一回回蹭”爷脸上红了一小块，爷说：“饶一块吧。哄昌，将来你瓜子不定结个果，要是……。”洪昌哈哈大笑，洪昌说：“三岁看大，就这两筒鼻涕……”爷趁他说话的当儿，伸手抓了一块橡皮……洪昌赶忙去夺，见夺不过来，就在爷的头上狠狠地捋了三下，爷仍然笑着说：“又跟你叔乱哩？……”说着扭头就跑，到底把橡皮赖下了。

就要开学了，他还没有书包。上学的书包是娘连夜用碎布头缝的，作业本是他自己用捡来的烟盒纸缉的。烟盒纸有的太皱娘给她在石头下压了一夜，总算平展了。第二天背上书包上学时，老师点到李金魁时，他愣了片刻，在众人的哄笑声中匆忙站起身来说：“我，是我。”老师为此多看了他两眼，说：“你就是李金魁？”他小声说：“是。”老师“哦”了一声说：“李金魁同学，你坐下吧。”

上学了,知识是可以出思想的,在以后的日子里,李金魁总是想起爷逃跑时的情景。为了二分钱一块的橡皮,爷拧着身子一蹶一蹶的,跑起来像夹了尾巴的狗一样,那样子引得村人们哈哈大笑。代销点的洪昌没有真去追赶,洪昌只是做出一种要追赶的样子,那得意洋洋的神情使他刻骨铭心。以后爷每次撞见洪昌,那眼神总是躲躲闪闪的,像偷了他什么一样。这种感觉是从物质渗到精神的,是一种时间中的升华,是从一次次的咀嚼和品味中得来的。在时光中他发现了给予和索取的奥秘,那就是无论多么小的事物,给予都是高高在上的,就像是洪昌的那张脸;而索取是低贱的,索取在心理上永远处于劣势。你给了人家一点什么和拿了人家什么,那感觉是绝对不一样的,这种关系有一种本质上的差别。这个烙印伴着他读完了六年小学,在这六年里,他一边认字一边用这些字来体味和丰富感觉。他是蘸着感觉来认字的,所以他认字认得很快,学字的能力也是超常的。

在这六年时间里,他一共用了一万八千三百四十六张烟盒纸,香烟的气味伴着他度过了许多个日日夜夜。他的烟盒纸作业本在大李庄小学是独树一帜的,他的绰号在大李庄小学也几经变换,有一段时间,学生们都叫他“红锡包”,又有一段,又叫他“白抱”,还有人叫他“白河桥”,也有人叫他“哈德门”,还有人称他“飞马”,都是香烟的牌子。因此所有的老师都认识他,都知道本村有一个叫李金魁的学生。他的烟盒纸作业本因为不合尺寸常常摆在一摞作业本的上边,每个老师批改作业的时候,都忍不住要多看两眼,先是翻过来看一看烟盒纸上的图案,然后才去批改写在烟盒纸上的作业,改的时候也格外的细致。如有错处,老师第二天是一定要在课堂上讲一讲的,每到这时,老师就显得外兴奋,老师站在讲台上“哗、哗”地扬着那由烟盒纸缉的作业本,高声说:“同学们,看看这道题是怎么错的?为什么会错呢?一个小数点啊?!……”同学们望着那些在讲台上空飞舞的花花绿的烟盒纸不由得又一次哄堂大

笑！就这样，烟盒纸使他在大李庄小学成了学生们的笑料，烟盒纸也使他在小李庄小学出了大名。毕业的时候，整个大李丰学独有李金魁一人考上了县一中。

这是烟盒纸的胜利。

那一年的夏天，发通知的时候，李金魁正在田里割草。搵一蹶一蹶地走来说：“娃子，中了，咱考中了。”李金魁正赤条条地在玉米地里蹲着，手里握着一把小铲，一身的汗水。他抬起头看了看站在田边上的爷，而后才从玉米棵上取下那条烂裤子，匆匆穿在身上，腰一拧，欢欢地跳出来说：“爷，是县中吧？”搵扬着手里的那张纸说：“是。光彩呀！就你一个。走，进城给你表姑奶报喜去！”

李金魁愣了片刻，却又慢慢地把那裤子脱下了，依然挂在玉米棵上，往地里一蹲，说：“爷，我不去。”

搵手搭凉棚看了看孙子的下身，笑着说：“咋？鸭娃儿大了？”

李金魁脸一红，不由得又嗑巴起来，说：“不、不去。”

搵说：“你看这娃，你看你这娃……”搵只说了两句，就再也不说了，孙子的眼正望着他呢。阳光下，地边上，一个黑黑的小泥人，眼很毒，那光蜇人，看着看着就把爷看小了。搵挠了挠头，讪讪地说：“不去就不去吧。”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头前队上出了咱两棵树，作价八十，还没给呢……”

在那个夏天里，搵一直跟在新任队长李大牙的后边，絮絮叨叨地说：“队长，那树，那树可是好树，还不该给哩？”

李大牙最喜欢的事就是敲钟，他每天都站在村头那棵挂有一口旧钟的老槐树下，用力敲响那口锈迹斑斑的大钟，让人们下地干活。李大牙敲完钟只给了他一个字，李大牙说：“虫！”

搵说：“结了吧，那树，你给结了吧。”

李大牙还是一个字：“虫！”

搵巴结地笑着，磨着身子给队长说好话，再敬上一支烟，说：“明明说好的，说是麦罢给，那树……”